

自序：花落人去情與境

(一)

花開花落，四時有序。天道如此，未必能盡悉其因。是以生死之由，不思為妙。正是：「乾坤無厚薄，草木自榮衰。欲問因何事，春風亦不知。」(白居易《薔薇花一叢獨死不知其故因有是篇》)(作品一)強而思之，無乃自討苦吃。

(二)

然而，人總好思，凡事究柢。花木因何而生？何事而萎？總該有個道理吧。於是乎，其說理者曰：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」(龔自珍《己亥雜詩》)(作品二)點出了一個情字。花落因情，人死為愛。生命殞落，本具育後之義。重情若我，能不叫好？

(三)

惟是，人一涉情愛，悲喜便生。對於生死，人與花就因而態度不同。近重拾唐詩，詩人早說：「樹有百年花，人無一定顏。花送人老盡，人悲花自閒。」(孟郊《雜怨》三首)對呀，人非草木，見所愛老病苦，你能「自閒」麼？

(四)

我生有情，自易為情所惱。「花非花，霧非霧，夜半來，天明去」(白居易《花非花》)的道理，不難明白。可到了切身，雖曰「往事那堪憶」(溫庭筠《菩薩蠻》)，

然思來想去，結果仍將會是：「還似去年惆悵！」（溫庭筠《更漏子》）

（五）

《紅樓夢》裡，「閑花落地聽無聲」（句出劉長卿《別嚴士元》）（作品三），是物理；黛玉葬花，是人情。是以情之與否，不在於花，而在乎人也。花草呢，什麼「無情最是臺城柳」（韋莊《金陵圖》），全乃詩人自說自話。實則人之賞花，情亦隨齡而異：「努力少年求好官，好花須是少年看。君看老大逢花樹，未折一枝心已闌」（元稹《看花》）（作品四）。喂，年紀都老大啦，還去折什麼花，搞什麼情來？

臨老人花叢，擺苦來辛。於國鍵而言，天長地久，花仍以舊折的最好。祇歎「傍人不解尋根本，卻道新花勝舊花」耳（韓愈遊城南十六首《楸樹》二首之二）（作品五）。

（六）

因此，年老觀花不在花，而在於心境。心境若晴，何須新花才是好？唐人寫「池上海棠梨，雨晴紅滿枝」（溫庭筠《菩薩蠻》）（作品六）、「朶朶精神葉葉柔，雨晴香拂醉人頭」（杜牧《薔薇花》）（作品七），不都貴乎「雨晴」的這個「晴」字麼？

生老病死，淒風苦雨。風雨過後，自見天晴。若得此念，則我生之一切苦難，或可安然了。因為，人世緣盡，可續天鄉。途窮命絕，老天爺總會給你開一扇活窗的：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」（王維《終南別業》）（作品八）

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（陸游《遊山西村》）。

(七)

若問晴境景如何，可真又是「溪花與禪意，相對亦忘言」(劉長卿《尋南溪常道士》)(作品九)了。此既非語言所能描述，恐怕亦祇能——「笑而不答心自閒」(李白《山中問答》)(作品十)而已。

「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！」(全上)

(八)

人世之外，別有新天地。若有是信，又豈會終日哀歎於「多情卻是總無情，惟覺樽前笑不成」(杜牧《贈別二首》(之二))？這不是說紅塵情愛皆虛幻，而是苦盡悟來天恩妙：勿戀人間歡樂，但寄世外清福。此正唐人老調也。可歎是：「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。」(劉長卿《聽琴》)(作品十一)唉！

(九)

天意難測難違，人事未必知果知因。年趨七十，餘日彌珍。盡己之後，但存信念；寡欲少求，一切從心可也。

嘻嘻，「飄飄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鷗！」(杜甫《旅夜書懷》)(作品十二)

(二零一四年九月中秋後眇人潘國鍵稿於多倫多如心齋。書法皆六月白內障手術前所作。十月插圖，修訂畢功。愛妻歸天，不覺三年矣，無日不思念焉。作品圖片另見他頁。本文並載 <http://www.poonkwokkin.com/> 「六十後作」2014年。)

(完)